

#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

主办单位: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

## 夜色下的哈尔滨

□ 张子焕



哈尔滨,别名冰城,中国特大城市,素有“东方小巴黎”“东方莫斯科”之称。曾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,享有世界级音乐之城的美誉。

黑龙江省的版图形似天鹅,而哈尔滨仿佛天鹅项下一颗璀璨的明珠,风光旖旎,美不胜收。秀丽的松花江宛若天上的银河飘落北方黑土,迷人的太阳岛恰似瑰丽的宝石镶嵌在银河北岸。巍峨矗立的防洪纪念塔、凌空飞渡的松花江公路大桥更是衬托出哈尔滨的飒爽英姿。东北虎林园虎虎生威,令游客叹为观止,冰雪大世界享誉全球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国内外友人……

三年前夏日的某一个夜晚,我与妻子漫步在亚州第一街——哈尔滨中央大街上,尽情欣赏街区内古老的欧式建筑与中国现代文化元素的完美结合。一座座精致的雕像,激情跃动的喷泉腾空而起,袅袅飘荡的音乐似水柔情。远远望去,整条街霓虹闪烁,流光溢彩、庄重典雅、富丽堂皇……

中国有一句古语,世界上本不缺美,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。今天我和妻子心情颇佳,脚踏着百年面包石铺就的路面,走走停停,竟观察到了那么多平时被我们忽略的美丽。

不远处一个衣着简朴,额头挂满汗珠的小女孩儿,左臂挽着一大束玫瑰,右手拿着一只黑色的皮夹。一边声音嘶哑地说:“叔叔阿姨买花吗?三元一枝,您看这花多美多香呀。”一边问:“我捡了一只皮夹子,是您的吗?”我走近她,看到了一双天真质朴的明眸。

“叔叔买花吗?三元一枝,叔叔您丢皮夹子了吗?”

我微笑着说:“丢了,里面大约有六百元,一张我和妻子的合影。”小女孩儿打开皮夹核对后摇摇头,说里面的钱不止六百元而是很多,也没有合影照片。她催促我抓紧去别的地方找找,晚了恐怕找不到啊。

我给妻子买了九朵玫瑰,说谢谢你小妹妹,叔叔是和你开玩笑呢,你很棒,赞你!我边走边感叹这小女孩儿美丽的心灵。是啊,卖一枝玫瑰大约赚五角钱,而皮夹里面的钱,足够她卖好久好久的玫瑰。或许这个小女孩儿家中面临某种困境,可她不惜劳苦,宁愿用辛勤的汗水来换取收入,也决不昧了自己的良心。

再往前走,一名驼背的老妈妈映入眼帘。她一手提着长把撮子,一手握着笤帚在清扫街道。老妈妈特别仔细,不放过任何一个犄角旮旯。有一处十分狭窄,用笤帚颇为不便,老妈妈就蹲下身,用手一点点往外抠。

我走过去问她:“您这么大年纪了,身体又不好,怎么还出来工作呢?”老妈妈笑呵呵地说:“我呀是志愿者,不拿政府一分钱的。我给城市当那什么、什么来着?对,当义务美容师。”

妻子很感动,用背包中的小剪刀把玫瑰枝剪短,把刺剪掉,插进老妈妈左胸的口袋里。老妈妈低头看着玫瑰花,嘴角微微地颤动。妻子走过去给了老妈妈一个深情的拥抱,并把自己的精致手帕放入了老妈妈的衣兜。

大约十分钟后,看见一名身材偏瘦的民警挽着个醉汉踉踉跄跄从饭店出来。醉汉是个外国人,看上去足有二百多斤,他咆哮着,污物吐了民警一身。我

伸手打算帮忙,民警连连说不用,谢谢你。他是俄罗斯人,来哈尔滨务工,失恋了。今晚我值班,我们民警都懂些俄语的。

民警扶着醉汉坐在街边的椅子上,用手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安抚着。又接过我妻子递给她矿泉水,帮助醉汉喝下去。少顷醉汉清醒了许多,看着民警疲惫的面容及满身的呕吐物,羞愧难当:哈尔滨人,好。对不起,对不起,随即失声痛哭。

不知不觉间,身边走来一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女小提琴手,拉起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:怎能忘记,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,旧日朋友,岂能相忘,友谊地久天长,友谊万岁,友谊万岁,举杯共饮,同声歌颂,友谊地久天长,友谊地久天长。

慢慢地,我俩来到了松花江畔,但见橘红色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,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涟漪。灯影摇曳,碎金铺满了江面,闪闪烁烁,恍若群星降落凡尘!于是我随口吟诵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: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……

这时身后的防洪纪念塔周边热闹起来,一场露天音乐会隆重开幕。民族舞蹈、独唱、器乐合奏等多个精彩的节目过后,主持人邀请现场观众即兴表演。妻子拉了拉我的手,示意我献歌一首。我整了整衣襟,挽了挽头发,步履轻盈地登上舞台。接过主持人递过来的麦克风,清了清嗓子,一首著名歌曲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》在空中回荡:松花江水波连波,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。歌唱天鹅项下珍珠城啊,江南江北好景色。绿水载白帆,两岸花万朵,大桥跨南北,游龙如穿梭。哈尔滨的夏天多迷人,唱不尽我们心中的歌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一部描写抗日地下斗争的电视连续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风靡全国,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。但光复前的哈尔滨处于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,千千万万的民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而如今的哈尔滨之夜,如一怀散发着清香的茉莉花茶,使人留恋;又似一盏弥漫着醇香的葡萄酒,令人神往。

然而,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,每天忙忙碌碌,从未驻足来仔细审视她、欣赏她,让那么多温情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。通过今天的观察令我感慨良多:一天内短短三四个小时发生的几个小故事,是否是哈尔滨一年365个日日夜夜的缩影呢?我坚信,在这座温暖的都市里,每天都有动人的故事发生,与你与我和美丽的哈尔滨同在。

哈尔滨山美、水美、人美,而哈尔滨的夜色更美……

作者 |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
谷实集团行政总经理

我有一个梦想——一路向北,去北方。前几年新春之际,亲友去东北过年,我听闻景致,无不诠释了银装素裹。终于,机缘具足,我也来到了哈尔滨。

中央大街位于具有“东方小巴黎”之称的音乐之城哈尔滨。一条街道,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具影响的四大流派。一条街演绎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史,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街的繁荣而名扬中外。

漫步在街头,还真是颇具欧式风情,老哈尔滨的独特建筑文化与欧式生活文化相碰撞,却意外和谐地擦出了火花。不经意间,一座老建筑引得我驻足不前,眉眼之间尽是欣赏之意,东北友人告诉我,这是“马迭尔”。在哈尔滨这建筑尽人皆知。他们说,再往前走不远,就能欣赏到马迭尔阳台音乐。

我好奇地问,什么是阳台音乐?友人介绍,马迭尔阳台音乐主要由俄罗斯、菲律宾和中国艺术家同台用电子琴、贝斯、萨克斯、小提琴、电子合成器等,演奏现代摇滚音乐。我顿觉兴趣盎然,不由加快了脚步朝马迭尔宾馆走去。夜幕降临,华灯初放的时候,那别致的巴洛克式建筑,那华丽的欧式建筑,错落有致。它汇集了文艺复兴、折中主义、巴洛克及现代多种建筑风格,令人叹为观止。

晚上,演出刚刚开始,马迭尔宾馆前就吸引了很多游人驻足欣赏。在彩色纱幔的装饰下,一位年轻美丽的俄罗斯姑娘,一袭红色长裙,正在倾情弹奏着键盘。她



## 马迭尔阳台音乐

□ 孙燕超

那金黄色的秀发像瀑布般披在肩上随节奏轻轻地摆动,随风起舞的纱裙在灯光的照耀下,在广阔无垠的夜空衬托下,是那样的飘逸、那样的柔美,宛如天仙下凡一般……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,随后,中国演员用一曲《卡萨布兰卡》将气氛从热烈过渡到平静。接着上台的是一位潇洒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表演小提琴,演奏的《喀秋莎》《卡林卡》把阳台音乐会推向高潮。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、民族,但深有共鸣。

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,来自俄罗斯的表演艺术家们的《卡林卡》《红莓花儿开》《喀秋莎》等俄罗斯经典特色音乐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祝福》等中国特色风情歌曲交融,让人如痴如醉。我身置其中,又仿佛置身其外。旧时哈尔滨的韵味与现代都市的活力叠迭,让我深叹世界艺术之精妙造诣。

在回去的路上,我在想,身为一个音乐门外汉,今晚不用装腔作势地谈论音乐技巧,也不用故作高深地提及世界名曲,就是这么轻松地欣赏音乐,享受音乐这股清流缓缓流至心中。音乐本身就是让人愉悦,不用附加给它过多繁杂的价值,就是这么简单,能让人放下身段,能让人敞开心扉,这也许就是马迭尔阳台音乐的精神,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,让人懂得分享与交流。

马迭尔阳台音乐不愧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也成了中外游客心中永远迷恋的情结。

作者 |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 
文学硕士

## 寻龙金源

□ 田孟龙

参观博物馆、寻访历史文化遗迹,于行游中追寻历史,神交古人,其乐陶然。在春夏之交,喜欢历史的,向金代古都哈尔滨市阿城区进发,领略女真肇兴之地的独特风物、寻访金源文化瑰宝金代铜坐龙的传奇,俯仰多源一体的华夏文脉。

元代诗人刘静修诗云:“万里河山有燕赵,一代风俗自辽金。”公元1115年正月,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肇建金朝,定都于金上京会宁府(今哈尔滨市阿城区),历经金太祖、太宗、熙宗和海陵王四代帝王,凡38年,金上京赫然成为12世纪中国北方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金朝迁都燕京(今北京)之后,将旧都金上京会宁府按出虎水流域(今阿城阿什河)称为“金源”。女真人学习、借鉴、融汇中原汉文化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,缔造了独具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“金源文化”。“女真肇兴地、大金第一都”美誉的金源古都阿城,有着鼙鼓震天的传奇与塞北遗址的神秘。

春夏之交,从古至今的中国人,都有登高临远的兴致。站在金上京皇城城墙之上,望长空排雁列阵北归,看远山如黛端庄含翠,观阡陌纵横田园繁盛,听布谷催耕婉转悠扬,令人神清气爽。金上京皇城遗址,是迄今为止保存比较好的唯一一处金代国都遗址,濒临阿什河左岸,位于阿城区南2公里处,现在仍残存着800年前长达11公里的城墙,皇城官殿及午门遗址均保存完好,外城角楼、瓮城、城墙及护城河遗址依稀可辨,让人联想起这座800年前的皇城曾经有过的金碧辉煌,红尘陌上又演绎过怎样旖旎缠绵的故事,不禁怦然心动思古之幽情。

当古老的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,文物还在时光的渡口讲述着流年过往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金皇城遗址一侧,馆藏以国宝铜坐龙为代表的金代文物2000余件。徜徉其间,仿佛开启了一程穿越浩瀚时空的文化之旅,金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历程约闪现在眼前。出土于金皇城遗址附近的

铜坐龙,重2100克、高19.6厘米,为黄铜铸造。金代铜坐龙的形态,与汉民族龙文化的造型相近而又独具特色,其龙头、犬身、鹰爪、狮尾、麒麟背的造型,彰显了女真文化开阔的胸襟和马背上的民族坚韧刚烈的豪情。金代铜坐龙张口似吟、足踏祥云、如坐云端的姿态,展现了女真人独特的审美意蕴与融入华夏文明的民族文化自觉。

文物是承载文化的记录和探索历史奥秘的航标。文物专家研究发现,这尊雍容端坐的铜坐龙,是金代皇家御用之物,是威仪的皇权象征。那么这尊金代铜坐龙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,专家在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细节,龙爪下面有一个凸起,很像是连接某种器物的构件。查阅史料,发现《金史·卷四十三·舆服志》“天子车辂”条云:“大辂,赤质,正方,油画,金涂银叶龙凤装。其上四面施行龙……珠翠结云龙……顶轮施耀叶,中有银莲花、坐龙。”《金史》中,另有“将轼上坐龙改为凤”的文献记载。意思就是,动议用凤的造像,替换皇帝御用车辂扶手上的坐龙。专家认为,这件铜坐龙应是金代皇帝御用辂上的装饰物,用来彰显皇权的威仪。

岁月奔腾,江山更替,没有什么可以在浩荡风烟中一如既往。金代铜坐龙的蒙尘,与第一位在北京建都的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有关。据宋宇文懋昭撰《大金国志·卷十五》记载,完颜亮“嗜习经史,一阅终身不复忘。见江南衣冠、文物、朝仪,位著而慕之。”完颜亮是一位仰慕中原文化的诗人皇帝,在他的诗词里,北国飞雪、寒雨白露、关山冷月、大漠胡沙、雪山朔气独具塞北风韵,曾留下“大柄若在手,清风满天下”“屯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等豪迈诗句,“一吟一咏,冠绝当时”。公元1153年,完颜亮断然毁掉金上京皇城,迁都燕京(今北京),金代铜坐龙也蒙尘于废墟之下,见证了这一段北方民族文化与华夏文明融合汇流的历史。

或许,久别重逢的邂逅,都应是别来无恙。1965年9月,阿城一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偶然发现,让



国宝铜坐龙于800年后又重现天日。文物承载历史文化,维系民族精神。龙文化早在8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,就已经留下了精美的实物见证。历代帝王自命不凡将自己为“真龙天子”,并将龙的形象运用到他们的服饰和器具之中。龙的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、文化审美意识的流变而不断演进和丰富。龙的造型有腾龙、卧龙、旋龙、盘龙、坐龙等。在中国封建社会,坐龙是一种尊贵的样式,在皇帝龙袍和皇官的重要部位才能使用。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正中的坐龙,在八条飞龙的簇拥下显得雍容华贵,将至高无上的皇权表现得庄重威严。

龙的形象,是中华民族图腾文化的符号,凝聚着华夏子孙、“龙的传人”血脉相通的家国情怀。国宝铜坐龙作为金代文物的精品,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物见证,展现了金代女真民族蓬勃的创造精神,昭示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。

作者 |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
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
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